

《酒诰》与《酒德颂》中“酒德”之对比研究

张晔¹ 周锐¹

(1.西南科技大学, 四川 绵阳 621000)

摘要: 酒作为生活调剂品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 而现当代的饮酒文化与古代饮酒精神密切相关。通过探索古代饮酒观的思想来源和历史背景有利于加深对现当代酒文化的进一步理解、展示酒中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周公和刘伶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 由于政治、文化、个体性格等因素, 他们对酒的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 但这种不同又在当代酒文化中和谐共存。

关键词: 酒文化; 周公; 刘伶; 中国文化

基金项目: 西南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CXJC202411)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8.1231

中国的酒文化不可谓不丰富。自仪狄、杜康造酒以来, 酒就是文人政客嘴中常吟的角色。但酒与醉的连带关系使得不同时期的古人对酒的态度有了区别。周公旦在《酒诰》中将酒视为礼仪象征与工具, 认为过度饮酒是政权的洪水猛兽, 强调控“酒”, 讲究节制。而“七贤”之一的刘伶则与周公的观点截然不同, 在他看来, 酒与醉酒不再是一种羞耻, 而是解放束缚, 回归本我的解药。基于两者不同, 本篇将讨论其背后隐藏的历史原因, 揭开周与魏晋的浓烈酒香。

一、酒在文字中

《酒诰》出自《尚书·周书》, 其作者周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 封邑于周。周公是杰出的政治人才, 曹操曾在其诗作中写道“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可见在统治者眼里周公是礼贤下士、治国有方的典型和榜样。《酒诰》是时任摄政王的周公写给弟弟康叔的治理法则之一, 被今人看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

《酒诰》中的很多语句都明确的提出了当权者对“喝酒”的政策管控。

从政策的延续性看, 周公在《酒诰》中提到, 文王在位时, 就曾提出“饮酒”规范, 如在饮酒场合或时间方面, 文王就提出了“祀兹酒”“惟元祀”才饮酒的限制。而文王除了在“饮酒”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之外, 对饮酒的频率也进行了约束, 即“无彝酒”, “彝”在此处是“经常”的意思, 文王认为不能把饮酒作为一种日常行为。除此之外, 文王还主张“德将无醉”。因此在周公之前, 周朝就已经有了“祭祀才饮”、“不经常喝酒”、“不要醉酒”的饮酒束令, 周公于是在此基础上对禁酒进行发展。

周公的补充则更为详细, 比如在饮酒场合一事上, 他根据对象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限制。如对百姓, 需在农事已毕、贸易完成、赡养父母之后, “厥父母庆”便可设宴饮酒。而对官员, 则需忠君敬老, 便可“饮食醉饱”。但周公对于官员的饮酒还是格外严苛, 他将限制饮酒与为官生涯结合在一起, 同时对“贤臣、能臣、近臣”下达“刚制于酒”也就是强制戒酒的戒令, 对官员进行了政治约束。在未饮酒时周公便有如此告令, 在“违规”饮酒之后他也更是惩罚分明。周公对于饮酒的态度无疑是严肃的, 尤其群聚饮酒在周公眼里就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应该逮捕起来送到周, 然后“予其杀”。但处于政治考量, 殷的旧臣若饮酒, 周公还是秉承先劝告教导的态度, 但若有人还是屡教不改, 就只有同前者一样处以死刑了。

《酒诰》一文是周公汲取前朝经验、先贤观点、个人思考而凝聚出的思想结晶, 全文围绕“饮酒”这一主旨, 从饮酒的弊害、周王室一贯的观念、对饮酒的态度和处理等方面详细论述了“禁酒”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具有浓厚的政治性, 展现出周公卓越的政治眼光。同时, 正是由于本篇的作用和目的明显, 因此“酒”的形象也十分清晰, 与现在人们“饮酒消遣”的态度不同, 对于周公来说, 酒更多是一种需要严加控制的礼仪工具。

而时间来到魏晋, 酒在文本中又有了崭新的意义。

《酒德颂》是一篇极具魏晋风骨的骈体小文。作者刘伶与嵇康、阮籍等友善, 为“竹林七贤人”之一, 也是中国历史上与酒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之一。史载刘伶嗜酒, “常乘鹿车, 携一壶酒, 使人荷锸而随之, 谓曰: ‘死

作者简介: 张晔(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跨文化;

周锐(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跨文化。

便埋我”。在魏晋名士众多逸事中，刘伶的形象始终独树一帜。他既是“竹林七贤”中最具浪漫逸趣的一位，也是那个时代清谈风气的缩影。《晋书·列传十九·刘伶》载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他的《酒德颂》，虽名为“颂”，却不只是对酒的歌颂，更是他对人生观、处世态度的一次尽情表达。文中虚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群像，一边是把喝酒当作人生头等大事的“大人先生”，洒脱不羁、饮酒为乐、无视世俗；另一边是那些讲究身份与规矩的“贵介公子，搢绅处士”，谨小慎微、受礼教束缚，不敢有丝毫越矩之举。刘伶看似在颂酒，实则是借酒发声，不仅是对那些虚伪礼教的批判，同时也是为美酒与饮者正名。因此，酒的侠义之风、直率之气在这段时期有了更好的展示，酒不再是需要克制、收敛甚至回避的“双刃剑”，反而是向外呼喊的、释放自我的缺口。

二、酒的罪与德

过度饮酒往往被打上了“祸国”的烙印，成为国家的亡音，《夏书》中就有“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的观点，认为不加节制的饮酒同贪恋女色、生活奢侈等一样是亡国的预兆。同时王君“过度饮酒”有时也会成为被讨伐的理由，如胤侯出征伐羲、和二氏之前誓师词中就曾说明讨伐原因，即“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到了殷商王朝，“过度饮酒”的弊处更加明显，统治者的沉湎于酒使官员和百姓都不安于国家前途：“天毒降灾荒殷邦”，我们的君王不节制于酒是天神降下的灾祸，天要灭亡殷商。这时过度“饮酒”已与天命相连，改朝换代已经有了理由和必要。确实，“酒”在高朝灭亡的条件中十分突出，在很多作品中“沉湎于酒”是商纣王荒淫暴政的典型代表，比如《荡》中就以文王的口吻细数了纣王的“罪行”，其中就提到了“天不湍尔以酒”。除此之外《史记·殷本纪》也描绘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的荒淫生活。

正是因为这些“前车之鉴”，节制“酒”就成了周公心中必须遵循的治国大策，酒甚至成为了禁令严苛的“爆炸物”。

此外，从《酒诰》一文中也可发现，在这一时期“酒”和“祭祀”一事有着莫大的关联。“祭祀”是每朝每代都极为重视的仪式，古代帝王除了祭祀家庙等，还会进行封禅等耗资巨大的祭典仪式。尤其《左传》还提出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点，将“祭祀”之事与军事相提并论，使其成为国家兴亡的一种象征。而“酒”是祭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小雅·信南山》中就记载了周王室祭祖祈福时已将清酒作为必要祭物。同时“酒”与“礼”的密切相关还有一个重要证物——酒尊。“尊，酒器也”，尊是一种大的盛酒器，现存青铜尊包括四羊方尊、晋侯鸟尊、酗亚方尊等，尊体带有铭文，铭文多与祭祀礼仪有关，不难看出尊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用途具有强烈的宗教、政治色彩。所以，酒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政治性代表性，再结合历史因素，对其严加管控也就不足为奇。

而魏晋时期醉酒又成为一种潮流。不仅因为吃药与喝酒的流行，更是因为政权更迭迅速，政局动荡，促进了人们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酒与现实人生的结缘日趋紧密。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陆机“来日苦短，去日苦长”，第一次提出了酒与人生价值的思考。“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百姓为逃避祸患，又有了借酒浇愁的习惯。正如文章所写“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酒在文中不只是饮品，更是一种寄托、一种精神工具。饮酒成了抵御现实、获得片刻超脱的手段。醉态中“无思无虑”、“不觉寒暑”、“不闻雷霆”、“不睹泰山”，更是对现实的主动屏蔽。

三、酒中的儒、道之意

周公与儒家的联系颇深，孔子就曾经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来鞭策、自勉。《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是儒家讲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道德标准中“礼乐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对于周代礼仪制度十分推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公时期的礼教文化对后世儒教“礼”的构建具有深厚的影响和奠基作用。

虽然政治局势已然变化，但对于酒，孔子的态度与周公基本一致。“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孔子认为饮酒虽然没有定量，但需量力而行，以不失态为饮酒标准。孔子的饮酒观同样涉及到“节制、克制”的主旨，讲究保持清醒，不失礼节。同时，孔子还对饮酒文化作出了规定和阐述，比如“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这就是饮酒场合中尊老习俗的具体阐释。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周公与孔子在“酒德”一事上都秉持“节制、克己”的观念，但周公具有更强的政治束缚力，而孔子强调自我把控、自我节制。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礼”也成了士大夫和读书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遵守教义和礼法是一种基本的精神追求。然而，由于魏晋时期，社会政治黑暗，雄心壮志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人们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的最大自由，于是许多文士转而消极避世，企慕羽化登仙，加之玄学思想的盛行。像刘伶这样的人物和他们提倡的思想便应运而生，成为对主流观念的一种反抗。比如喝酒这件事，在传统士人看来，必须按照各种礼节来进行，称之为“守礼”。但在刘伶眼中，那些所谓的“礼”不过是虚伪的规则，是对人性自由的压抑。“唯酒是务，焉知其余？”刘伶借“酒”来象征一种摆脱礼法约束、追求自由解脱的生活状态。“以天地为一朝，以万期为须臾”“幕天席地，纵意所如”体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庄子思想。“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刘伶将“饮酒”日常化，彻底“唯我独尊”地活在自己的节奏里，不在乎世人目光。正如《世说新语·任诞》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狄拢诸君何为入我抵校俊’”。刘伶不是不知道世俗的规则，而是他选择不认同。他不是“无知者无畏”，而

是“看穿者不屑”。他“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狄拢”，他眼中所谓的“家”不是房舍，而是天地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酒徒”。他在醉酒的状态里，无不彰显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个性，也无不彰显和体味着他所推崇的老庄思想。他是一位在醒中醉，又在醉中醒的历史人物。

四、现代酒杯中酒的节制和放纵

节制和放纵是周公和刘伶的酒中形象，如今这两者矛盾又和谐的共存于当代酒文化中。

中国当代酒桌文化是酒文化的典型代表，酒桌礼仪又是酒桌文化中不能忽视的重要部分。而从行为上看，节制和克制就藏在这一系列的礼仪之中。当代宴会如古代一般，酒都是其中的必需品，若无酒则显得不够正式。此外，酒在宴会中的作用除了佐餐清口之外还承担着开宴、引起话题等社会性功能，若无酒则对话的开启就显得稍许僵硬。因此，备酒是当代宴会准备的必要工作，而与此同时，酒类的选择、酒的份量、酒杯的选择、倒酒的多少等都是大型正式会议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部分，中规中矩，不破例，不唐突。而在当代，酒虽不必与政治的覆灭产生关系，但该有的限制也绝不少，比如在交通管理方面，我国对酒驾有着严格限制，一旦饮酒驾车将会面临严重处罚。同时，随着医学研究和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过度饮酒对大脑、心血管等身体器官的直接影响被人所熟知，出于对身体的考虑，饮酒也有了新的控制线。

而放纵与酒脱则是当代酒文化的另一面。刘伶崇尚饮酒，就是得意于寄情，酒中逍遥千古以来被众多文学作品记录、传诵，如“白日放歌须纵酒”，又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当代社会压力激增，饮酒变成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排遣方式。酒类在中国的售卖并不受限，除了未成年人之外，多数人能够选择到一种心仪的酒类，而酒的品牌也数不胜数，中国各省基本都有属于本省的酒类企业。同时，酒也常常配有“轻松、愉快”的光环，啤酒节、酒馆街、酒吧等新的社会娱乐场所逐渐成为年轻人聚会、娱乐的第一选择。

参考文献:

- [1] 尚书·酒诰[M].十三经注疏.北京: 中华书局.1987.
- [2] 礼记·乡饮酒义[M].长沙: 岳麓书社.1989.
- [3]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Z].北京:中华书局.
- [4] 刘义庆,著.世说新语[M].北京:沈海波,评注.北京: 中华书局,2007.
- [5] 曹础基,著.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唐]房玄龄.晋书[M].卷一百一十二.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 [7][汉]许慎.说文解字·酉部[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台湾地区商务印书馆.1986.
- [8] 王守国著, 酒文化中的中国人[M],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 [9] 韩胜宝编著.华夏酒文化寻根[M].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lcohol Virtue’ in *Jiugao* and *Jiudesong*

Zhang Ye¹, Zhang Ye¹

¹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Sichuan 621000,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lement to daily life, alcohol carries rich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drinking cult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rinking ethos of ancient times. Exploring the intellectual root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ancient views on alcohol help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drinking culture and reveals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alcohol. Zhou Gong and Liu Ling were renowned historical figures in ancient China. Shaped by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ersonal factors, they held vastly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attitudes toward alcohol—yet these differences coexist harmoniously within today’s drinking culture.

Keywords: Alcohol Culture ; Zhou Gong ; Liu Ling ; Chinese Culture